

新2002-2003 世纪第二届 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

1234

捧读精品 享受阅读
《中篇小说选刊》 编

毕四海 乡官大小也有场
李佩甫 会跑的树
中 夙 利斧之刃
矫 健 金融街
何 申 秘书长
梁晓声 档案
陈世旭 救灾记
季 宇 最后期限
迟子建 零作坊
贾兴安 阖岚镇沿革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第二届
2002—2003
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

《中篇小说选刊》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世纪第二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中篇小说选刊》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387-2484-4

I. 新...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5004 号

新世纪第二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

作 者	《中篇小说选刊》编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魏洪超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38648 发行科: 0431-8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85 千字
印 张	28.2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 | | |
|-----|---------|-----|
| 001 | 乡官大小也有场 | 毕四海 |
| 030 | 会跑的树 | 李佩甫 |
| 140 | 利斧之刃 | 中 夙 |
| 176 | 金融街 | 矫 健 |
| 219 | 秘书 | 何 申 |
| 250 | 档案 | 梁晓声 |
| 286 | 救灾记 | 陈世旭 |
| 331 | 最后期限 | 季 宇 |
| 373 | 零作坊 | 迟子建 |
| 416 | 闾岚镇沿革 | 贾兴安 |
-

乡官大小也有场

毕四海

焗油膏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龙世雄感觉它和化开的沥青差不多。每一次这个叫做刘凤的女人把这种东西用梳子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头上涂抹的时候，他都会奇怪地联想到公路段煮沥青的炉子。他会不由自主地去缩脖子，把本来就又粗又短的脖子搞得更粗更短。每逢这种时候刘凤都要咯咯地笑个不停，笑得两颊绯红。说龙书记，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刽子手。焗油膏涂抹完了，头发粘成“锅盖”，刘凤便把他的脑袋安排到一个摩托车头盔一样的容器里，里头挺热的，一会儿工夫便把他的脑壳蒸得火热。要在容器里待四十五分钟，这段时间里他要闭上眼睛不去看任何人，最怕的也是这种时候有人会不识趣地和他打招呼，问好。他有点不大好意思，一个大男人来做这种和女人烫发差不多一样程序的活儿总是不太尊严，尤其是当着党委书记的男人就更有这种尴尬。上一次，他正被蒸得云山雾罩，县电视台那个专题部主任孙明进来了。他赶紧闭上眼睛，来一个“掩耳盗铃”。可是，孙明是有名的粘糕，三里地就能粘上你。他说龙书记呀，你比皇帝老子还难见呀。原来，你正在修理自己。他只好睁开眼，满脸汗珠子也不能擦，冲孙明很狼狈地笑笑。孙明说，目前，你的呼声最高，在十八个镇书记中，你是第一个向上冲刺的，怎么样，来一个专题吧。他想让孙明走开，可是，他又不大敢，倒不是因为孙明是个小记者，再大的记者他也见得多了。他听说过一条传闻，说孙明用特殊手段和黎书记攀上了特殊关系。这种传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他想找出一个不得罪人的法子把孙明“谢”走，头脑却又热得难受，什么也想不出来。结果只好干笑，说：行，行，过几天你来吧。有他这句话那个粘糕就粘上了他，结果粘走了三万元的专题费，而那样子专题片他清楚得很，几乎没有一点点用处，弄不好还会有副作用。有了那次教训，他都不想再来焗油了。可是，谁让爹娘给了他一个“少白头”

001

乡官大小也有场
◆ 毕四海

呢！三十六岁就白发苍苍，就有孩子叫他爷爷，就有很多人说他是四十六岁而不是三十六岁，甚至连组织部的周副部长也半真半假地说，你的年龄永远是个谜。玩笑尽管是玩笑，这种玩笑毕竟不好。红木集团公司门口搞起这家雅致的美容美发厅，他是第一个来光顾的且很快成为常客，三个月焗一次油，半月来一个准全活——理、刮、吹、按、剪。不到半年，龙门镇“中南海”的头头脑脑都不约而同向老一学习，也成了刘凤手中的“特活儿”。刘凤的老板龙门镇支柱工业红木集团公司总经理丁镇三发布指示，凡副镇级以上者免费，刘凤照办。刘凤三十多岁，济南人氏，很有点风度，很有点气质，而最迷人的还是她那两条大腿。那真叫性感。如今性感的女人遍地都是，而又有风度、又有气质、又性感的女人却是凤毛麟角。她对丁镇三可谓言听计从，因为她是丁总聘来的，说好了为红木集团公司的职工服务，每月公司支付薪水一千五百元，外活挣的钱全归她，所有费用由公司负责。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传说，说实际上是丁镇三怕她，她是丁总实际上的高参。说丁镇三在刘凤没有来之前是一介武夫，除了胆大包天之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而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之后，丁镇三变了，变得很有计谋，办起事来很讲究策略。传说终归是传说，不大好去考究真实与否。

今天是白露里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

刘凤问，龙书记，提前三十五天来焗油，人又红光满面的，想必是有大喜临门。

龙书记在“焗锅”里说，猜猜看，是多少有点儿小喜。刘凤说，半年前我就给书记看好了手相，三十六岁是你的本命年，那一段纹道子活鲜像条鲤鱼，注定这一年里你要跳龙门。

龙书记说，你的道行不浅呀，快成精了。

刘凤说，今天上午8点半的时候，你那“600801”进城，上头找你谈话了吧。

龙书记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看了女人一眼却也不避讳，说，组织部长先给我透透风，过几天，县委黎书记就要陪着市委组织部的领导找我正式谈话了。哎，我说刘凤，你可是要给我保密。

他想，你应该问我去当什么官呀。可是，女人干了一会儿活却来上这么一句问话，谁来接您的班？龙门镇可是个大镇，庙大妖风大，池深王八多，一般人物镇不住它，容易翻船的。

龙书记意味深长地说，还没有人选。

刘凤便去拿一条雪白的毛巾给书记擦汗，擦着汗，那双丹凤眼擦了擦书记，性感的弯月般的下唇动动，没有说出什么话来。龙门镇上的男人和女人都说这个妇人的心眼像马蜂窝的洞洞一样多，又公认这个女人很有本事。举例说吧，丁镇三的夫人几乎骂遍所有和丈夫有交往的女人，不管这种交往是正当的还是非正当的，唯独不骂刘凤，见了刘凤还妹妹长妹妹短的又亲又热。

龙书记又说，黎书记当然先要征求我的意见啰。谁接我的班，我都是第一关。

女人说，那是，那是。这是共产党的规矩嘛。

关闭电源。女人把男人的脑袋从“焗锅”里拿出来又放到盆里去洗。洗完了，男人原来花白的头发就变得黑油油乌光光缎子面一样。女人给书记做着发型，把书记的脑袋捧在胸前揉弄着。男人感觉着一种舒服涌上来。他突然问丁助理还是一个礼拜来做一次全活吗？女人垂下长长的蜂翅一样的睫毛，说丁总那一套是雷打不动的。听了女人的这句话，龙世雄在心里就想骂丁镇三，龟孙，你这个总经理也当得赛过皇帝了。心里骂了第一句，后边的骂也就一股脑儿涌上来，丁镇三呀丁镇三，我来龙门镇五年了，不是皇上也是皇上。可是你这个脑后天生长着反骨的魏延从来没有拿我当第一块牌位。娘的，我的厂子，我的集团，抠一套红木家具都抠不出来。你不就是依仗着黎老一当后台吗？黎老一从你手里拉走了多少套？“缅甸红”、“泰国檀”、“云南柚”，你他姐的乖乖地送了去。你这个一心骑双头马的奸佞，当着老板大把大把花钱一个一个地玩女人还不心甘，还要去跑官，用手中的钱去跑官。我称准了，你小子春天里打井就是为的夏天里吃水哩。可是，你和黎老一串得再紧也须进我这一道门坎儿哩。这一次，我再抠不出来就太窝囊了。刘凤，但愿你能把这股风快地吹进丁镇三的耳朵里。

丁镇三，除了总经理以外还兼着镇长助理。不过，那是个虚职。他手里把玩着的是龙门镇的经济命脉龙门红木集团公司。该公司从东南亚购进纯正红木，做成明清式样的高档家具，销往大都市，年产值一点五亿，利税两千万。龙门号称黄河县工业第一镇，全凭这个集团公司。老丁牛的就是这个。

女人的一双纤纤素手把龙世雄书记打扮得面庞清正光洁，头上黑发舒卷自如。男人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愈看愈充满自信。

女人说，龙书记，你确实是一脸官相。

男人逗起女人来，说，丁助理呢？他是不是大富大贵，吉人天相？

女人说，他呀，我早给他看准了，扫帚星，一生为他人辛劳。

男人说，老丁他信吗？

女人摇摇头。龙世雄突然又问，听说你是很看好云镇长云志中的相，真的吗？女人说云镇长那可是真正的吉人天相，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龙世雄意味深长地笑了，心里说瞎扯淡。

二

如今是桃色新闻，不翼而飞；官场消息，一日千里。小道不小，机密不密。

龙书记要升任副县长这件事，不知怎么那么神速，一天工夫就传遍了黄河县的大大小小的官场。龙门镇就更不用说了，找一个不知道的恐怕比登天还难。当然这是指的党委、政府两个大院。知道归知道，这里表面上还平静地保持着往日的秩序、运转，日子似乎还是和往常一样流淌。可是，两个大院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

关注着这件事，研究着这件事，咀嚼着这件事，利用着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发生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那位人大主任，原来喜欢天天站在三楼的阳台上鸟瞰着两个大院的各种人马。有人喊一声老主任，不下来走动走动？他会从鼻子里哼一声，说如今是遍地狼虫虎豹，哪有人走动的地方？可今天，他却主动下了楼，逢人就说天晴了，太阳真好。也有一个副镇长，原来是挺腰凸肚似乎很苗壮的样子，碰上人很少见他有一个笑容的，却突然地弯了腰，逢人便堆出许多笑容写在脸上，还要一迭声地问候。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持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其实，这种态度来自不得已或者说无可奈何。

一脸富态相的云镇长好像是一个例外。他的自然笑，他的忙忙碌碌，他的心事重重，都似乎在说明着今天和昨天和前天没有什么不同，世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走进龙书记的办公室，和过去的日子一样地进行着那种镇长对书记式的汇报、招呼，好像是通报，其实是汇报；好像是招呼，其实是请示。这恐怕是级别最低的官场，有人叫它八品官场，它却和那些很高的官场一个样子，党的一把手才是真正的一把手，政府的一把手实际上是第二把手。

云镇长说，龙书记，我那个台湾姑父来到北京了，我得去会会人家，看看能不能钓出一条大鱼来。咱们的红木集团要是再有个千儿八百万的就神啦。我是联络官，联络好了，你这位主帅再出台正式唱戏。

龙书记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说出来的只是这样的话，好的，你去吧，这是龙门镇的一件大事。

云镇长即将离开书记办公室的时候，龙书记却萌生了一点侧隐之心。这样的心态往往是胜利者的专利。他说，老云，快去快回吧。这几天，我可能要动一动……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云镇长又红又肥的耳垂像两颗枸杞子挂在耳轮上。刘凤那个女人多次夸奖云镇长的耳垂说那是两颗玛瑙。云镇长说，我听说了。以后你当了副县长，对咱们龙门镇可是要高看一眼。

龙书记说，你就不去……跑跑路子？云兄呀，哈哈，你心中有数，我知道你是不声不响念真经的人。

云镇长叹口气说，我是一个手中没有经的和尚。上边看着办吧，咱只有相信组织的本事。

云镇长的真诚让龙书记热起了心肠。他清楚，这主要是因为云镇长五六年来一直很配合很捧场的结果。云镇长几年来的表现确实很到位，很明智，他说我这个镇长就是给书记干活的。云镇长嘴巴子是这样说的干也是这样干的。按这样的配合才能安全地让书记升上去让镇长安全地升上来。这是聪明人的干法。如今，我总算是安全地升上去了，云镇长能安全地升上来吗？很难说。官场变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不规范化了。他这样想着，便也说出一些掏心窝子的话，老云呀，你不跑，天上掉不下乌纱帽来。咱们黄河县十八个乡镇，十年的老乡镇长还有十个，你才五六年，

排队是很危险的。你比我大两岁，三十八了，再不跳龙门就……当然，我会极力推荐你的。嘴巴子这样说着心里却在嘀咕，我会推荐他吗？还有那个丁镇三，那小子可是黎书记的掌上明珠，黎书记肯定希望我推荐丁镇三，那样一来可就苦了老云了。不过，官场僧多粥少，苦几个冤大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龙书记的一席话显然感动了云镇长。他说，龙书记，你是好人。你说得也对头。可是，我从心眼里烦这跑官风，前几年还是二级小风，如今七八级了。再说，跑官要有条件，第一要有路子，第二要有票子，而我一概没有。看来我是“死”定了。也许，我这是狐狸捞不着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吧。

云镇长的畏难情绪勾起龙书记半年来的艰辛，自然而然地让龙世雄想起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不得不去担当一个尴尬的角色，拐弯抹角，好不容易才挂上市里一个关键部门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物倒不是书记、部长什么的，却是那一级官场的“现管”。“现管”打来电话，说龙书记，听说你有一个红木集团公司专门搞高档家具是不是？他很兴奋地说是的，是的，名气很大的龙门红木集团公司就是我的。您要搞一套吗？“现管”说不好意思了，我的表妹要结婚，点名要你的红木家具，钱是要付的，主要是图一个货真价实。他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明天我就押车送到。他径直来找丁镇三，丁镇三却说龙书记，咱们的“龙门”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千条万条归纳起来只有一条，我这个总经理也没有权力免费或者优惠搞一套红木家具。这是职工大会定的法律。龙世雄想问黎书记一年里总要拉走几套难道也要花钱吗？可是他没有问。他说我先拉走，过些日子来交钱好不好？丁镇三指指墙上的条文，说恐怕不大好办。他说，那好丁总，你先借给我，我还你行不行？丁镇三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前几天刚刚给黎书记借上了三千元，如今可是一贫如洗。故事发展到这一步田地让他这个书记十分难堪。还是他的堂侄龙辉帮了忙给他送来三千元才好歹弄走一套红木家具。送到那位“现管”指定的地点，他才发现那个“表妹”和“现管”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个女人用手指敲打着红木家具，说绝对是假冒伪劣，一个乡镇企业怎么能生产出真正的红木家具？他们知道红木是什么东西吗？“现管”看来很怕这个女人，只是干笑，龙世雄很怕“现管”，于是也只好陪着干笑。“假”归“假”，那个女人还是接走了红木家具。

那样的回忆不会让人愉快。他突然很生气地说，最大的腐败乃是用人的腐败。

面对龙书记，云镇长不好再说什么，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只好讪讪地走出去。人家毕竟是胜利者，再发牢骚也是胜利后的牢骚。我算什么？注定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角色。他想。

三

在龙门镇，人大主任曾过江最烦两个人，第一个是龙世雄。让他烦的理由其实简单明了，龙世雄调来的第一年，就给县委打去报告让资格最老、级别最高的曾副

书记当了人大主任。曾副书记质问龙世雄，我扛枪过江打老蒋的时候，你还在娘的腿肚子里。你凭什么把我打发到人大去？龙书记说曾副书记，你都五十八了还是带着“拖斗”正科的副职，我为老同志感到不平。人大不错嘛，它是好多老同志“长级转正”的最佳去处嘛。第二个是丁镇三。他把这个老板叫做九十年代的走资派。他有个嗜好，好编顺口溜，如今流传颇广的好多顺口溜都是曾版。说到底人是习惯的动物，曾过江当年在部队说过三四年快板书。他为丁镇三编过七八首，流传最广是这样一首——一流人才当老板，吃喝嫖赌浑身胆。挎着小蜜坐飞机，出国玩乐花公款。小汽车，一溜烟，大哥大，叫得欢。九十年代走资派，狗头变成金不换。如此厌恶丁镇三，他却又时不时地去找人家。闺女要出嫁，曾主任去找丁镇三买红木家具。到了厂子里，他说，我过江的时候小丁你还没有出生！丁镇三说你过江那年正好有一只小老鼠钻出洞来。他说现在全国都在照顾老干部。丁镇三说是的，过几天也请曾老来我厂做做报告。他说反正你得优惠我一套“红木”。丁镇三说这件事我说了不算，我得召开职工大会，百分之七十的职工说优惠就优惠说不优惠就不优惠。他问这会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丁镇三说这种事儿半年研究一次。他被丁镇三气跑了。又有一次，他要出去游山，他想风光风光。他又给丁镇三打电话，说我曾过江过江的时候一夜行军一百二十里，如今老了，出门得要个车什么的。丁镇三说应该，县老干部局应该管这事儿。他说我想坐坐你的车，小丁子怎么样？丁镇三说如今车祸一个接着一个，你坐我的车万一出点事我可担待不起，你是国宝呀。他气得摔了电话。逢人便说丁镇三这小子是无苗处不下雨，他眼里只有黎老一个人。老干部在他眼里，哼，不如床底下一双破鞋。

想不到，重阳节这天，丁镇三却在镇上最豪华的台湾人出资办的台湾大酒店摆了三席带三八的粤宴，专门宴请龙门镇五十岁以上的老干部，在职的请，离退休的也请。曾过江理所当然坐了第一把交椅。丁镇三作为主陪坐在他的旁边。曾过江绷着脸猜不出丁镇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瞅一眼丁镇三，感觉着这小子今天做派、说话有点不同往常。第一，这小子没有穿奇装异服。过去，花花绿绿的衬衣是五冬六夏都要穿的，从香港买来的礼帽是天天都要戴的，裤角开线破破烂烂的什么牛仔裤是什么场合都要摆的，今天，这小子却穿上了中山装，外面罩一件灰白风衣。料子当然都是纯毛的，款式却让曾过江顺眼。第二，丁镇三过去碰见曾过江，一口一个“过江的”，充满揶揄的口气，今天却是口口声声称前辈，口气也尊崇有加。

每张桌子上两瓶茅台。身穿紫红天鹅绒旗袍开叉极高那丰美的白肉晃得老干部们眼花缭乱的服务小姐给每一个人斟满杯，老干部们谁也不去说话，纷纷拿眼睛去瞧那一道道陌生的粤菜，什么铁板烧牛肉，什么三鲜豆腐煲，什么鸡头粟米羹……

却是独独不见一双筷子。

正当人们疑惑的时候，丁镇三的办公室主任扛着一个用绢布包装的古色古香的箱子进来了。很快，每一位老干部的面前放上了两个长条绢布包装盒。盒子上有一

竖行梅花篆字，老干部们谁也认不出写的是什么。

丁镇三站起来，打开曾过江面前的一具包装盒子。曾过江看清了，里边盛着的大约是十双筷子，紫红的木头中间镶着一行银字。丁镇三说，诸位前辈，你们都是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应该享受一下宫廷生活。这筷子是咱们红木集团公司专门为日本天皇的皇宫制作的，叫做龙门红木镶银筷。今天，我丁镇三给每一位老前辈赠送两盒，二十双，这可是宝贵之物，省长来了我也不送的。

曾过江拿了一双反复把玩着，说，小日本鬼子好生讲究哩。

丁镇三说，他们是跟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学的。溥仪给日本天皇当过几年的儿皇帝，老子跟着儿子学会了好几手哩。

曾过江看着丁镇三，说，镇三呀，你今天的活动让我很高兴，很受感动，你有眼光，你懂得老干部是我党最宝贵的财富。

丁镇三笑了，很恭谦的样子，说，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先敬诸位老前辈九个酒。

于是，备受冷落的老干部们一个个开怀畅饮。先喝九个，又喝九个，已经有人眼泪汪汪，已经有人开始骂娘。曾老头儿六杯小酒的量，十八大杯下肚，既眼泪汪汪且开始骂娘。他骂娘的方式很独特，有时候念顺口溜，有时候讲故事，显示着骂娘的高层次。他说我新近又赋诗一首——他从来都是把念顺口溜称为赋诗的——乡镇长，乡镇长，村村都有丈母娘。黑了不用住旅馆，有人备下鸳鸯床。东村女，西村郎，一年一窝小村长。众老头开怀大笑，有的笑比哭难看有的笑里窝着牢骚和悲凉。从来都是这样，别人笑，曾过江不笑。说完念毕，绷起面孔坐在那里像一堵墙。

也许是真的喝多了，也许是借酒发挥，曾过江突然给了丁镇三一个下不来台，问，镇三，你坐的美国鬼子车多少个钱？听说百十万？有的老头拿眼睛刺他，曾过江，你干什么呀？现在还有谁来敬你重你，人家丁镇三做得已经很不错了。你吃着人家喝着人家拿着人家还要损人家戳人家，你充什么呀你？有的老头向丁镇三赔着笑脸好像这种不仁不义的话是他们说出来的。丁镇三没有恼，说，曾老批评得对，批评得好。换车，我马上换车。林肯换成桑塔纳，剩余的钱，盖老干部宿舍楼，高标准的，高档次的。丁镇三还真的说到做到，第二天就卖了林肯买了桑塔纳，不过，桑塔纳只坐了几个月又悄悄地变成了林肯王，当然这是后话。

宴席上二十几个老干部起码有十七八个也许是情不自禁也许是酒精起了作用一齐叫好喝彩，说这才是不忘本，说如今掌权的学学镇三就好了，说是孔繁森再世，说什么的都有却一律都是夸奖丁镇三的话。曾过江站起来叫：老伙计们，静一静，光吵没有用，咱们要干点实在事。众位老头安静下来听着曾过江说，龙世雄会跑官，升了，空下了一个位子。不管怎么说龙世雄这一走对龙门镇也是件好事。我提议，让小丁子顶上如何？众位老头愣了一下马上一齐说好。曾过江说那好，说干就干，签名，都签名，举荐信由我亲自来写。

四

云镇长和台湾姑父住在北京的方圆大酒店。这家大酒店是日本人开的，从硬件到软件一律日本化，连卫生纸都是从日本运来的，像棉花一样又白又软，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叫不上名堂来的清香。姑父应该说是亲的，这位二十岁上给日本人做事后来又跟上国民党跑到台湾去的满头银发的老人虽然在那一边又娶了太太且生儿育女，但对亡妻却魂牵梦绕，因而对云镇长很亲热，几天里只是不停地问着。云镇长尽量地愈细愈好地叙述着老姑的情况，说老姑前年死的时候，是他给发的丧，是他给她穿的衣裳，是他给她梳的头，是他给她摔的“瓦”……姑父听着听着已是泪流满面。问，她的坟修得好吗？云镇长说，我已尽了心，尽了力。他又问，给她竖、竖了一块碑吗？云镇长说，竖了，碑文还是我写的，我还在石碑上画了一杆青竹，我从小喜欢写写画画的，我写上了人比青竹更节操。

姑父抬起筋脉嶙嶙的手摸住了云镇长的手，说，我一定给你的镇子投资，一定的。起码五百万。人民币。

云镇长听了很兴奋，一颗心跳得扑通扑通的，说，姑父，那、那太好了，龙门镇的红木家具公司可以打出国门了。

姑父突然说，我这可是冲着你来的，也就是说，这是给你的面子。你立了这样的大功，共产党能给你晋级加冕吗？

云志中不能不承认自己胸膛里那个玩意儿咯噔了一下，脸庞也变得红了。他想，也许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办成这件大事，县委会考虑给我升一个格的。去年水旺乡的郭乡长不就是因为拉来了五百万的投资而登上县经委主任宝座的吗？这样的想法刚刚冒头，他的脸皮子便开始发烫，他说姑父，这是两码事。我当镇长，应该把龙门镇的经济搞上去。再说，您来投资我只是牵线人，一锤定音的还得是龙书记，我们龙门镇的党委书记，他才是决策者。

姑父看着他，问，那位龙书记才是龙门镇的皇上？那、那么你呢？

他笑了，说，我算是丞相吧！

半夜，神差鬼使，他还是把姑父准备投资五百万的事情给老同学、县委组织部周副部长打了电话。

周副部长在电话里大笑，说云胖子，我正在骂你迂腐，骂你不识时务，在这个非常时期还他妈的“出访”，想不到呀，老兄来了一手出奇制胜。我马上去找黎书记汇报，凭你这五百万，龙门镇的书记宝座应该非你莫属了。

他的脑门上莫名其妙地沁出几颗汗珠子。他急忙分辩道，周、周晶，我、我绝对没这个意思，你千万别、别去找人家黎书记。

周副部长冷冷地问，云胖子，你这是充的哪门子“圣人蛋”？圣人当年也是凄惶惶地四处跑官呀。

他说，你以为我就不想吗？可、可是临到跑了又总迈不开腿。

周晶说，我知道你追求为官清白之道，可是，你一个清白又有什么用？风刮起来了，你不跑，风照刮不误。你知道水泉那个胡子乡长吧？乡长乡长，十五年一个样。他可是出了名的革命老黄牛，只会干活不会做官。如今老黄牛也开窍了，使出高招贴上了县委王副书记，用什么，听说用一张郑板桥的古画，我想肯定是一张赝品，可是王老头如获至宝。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呀，什么“曲线跑官”，什么“男女有情缘，官场有官缘”……我不通报，对不起老同学呀。你说什么？我是在行善？屁，你当上书记，我有好处呀。咱们四中那班同学，快成书记系统了。而我呢？是这个系统的“系”。怎么样？五百万，买，不，不是买，是换一个书记怎么样？

他不仅没有开窍，心情反而平静下来，那是一种舍弃一种欲望以后的淡泊心态。他说，我想算了吧！这绝对是两码事，这件事就是搞成了有功劳，也首先是人家龙世雄的，我只是一个执行者，办事的。

那边老同学说，好，好，你是身居污泥一尘不染好不好？人家把电话叭嗒一下放了。他又有点发呆，心头涌上了失落。

姑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旁边。老头儿说，我还懂得一点政治。你老同学说得对。

云志中舔舔干燥的嘴唇，有点尴尬，说，真不好意思。

姑父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凡有官场者必兴跑官之风也，不过方式变换而已。

他低下了脑袋。他还是能够掂量出这次机会的分量，他知道这次机会几乎可以说是天赐良机，他也懂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感觉得出自己内心深处也盼望着把镇长变成书记，可是，嘴巴子一旦张开，说出来的却是这样的话，姑父，那样子我总觉得有点儿拉不下脸来，官场总不应该变为商场，您说是不是？再说，几个小不点的乡官算哪门子官呀，算了，我、我总不该拿着您的亲情、乡情去换官做呀？

姑父有点儿奇怪地看着这位很富态、很官相的妻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此刻的心情相当复杂。

云志中也摇了摇头，一脸的苦笑。心中另外一个他开始大骂，你算什么“圣人蛋”，什么嘎嘎鸟？多少比你好的人能的人都大部分精力或者是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边来，你这是扭的哪一门子邪劲？

五

如果说龙世雄没有升官之前丁镇三还满足于当一个老板且当得很舒服的话，那么，自从刘凤把龙世雄马上就要升为县太爷的消息当天吹到他的耳朵里，并且还加

了一句“看看人家混的看看你混的”酸不溜丢的话，他的心态就开始了倾斜、不平衡，当老板的舒服也第一次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所代替。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他和女人在床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草草收兵。女人先是扭过身子去把白面板似的背给了他，继而又扭过来，用纤纤小手摩挲着他粗黑的胸毛，说，干爹——几年前，她还在济南一家小理发店干着活的时候确实正儿八经地认过当时还是小丁的老丁为干爹——在中国，最有本事的人还是当官的。你当上七七四十九年的老板你腰缠十百万到头来还是要弄一个官儿做做。他说那你咋不去找龙世雄，咋来找我这大老板。女人斜他一个媚眼，光有钱没有乌纱帽你还是一个土财主。这也是中国特色。他不得不承认女人的话击中了自己的心窝，他说再玩一回吧，说不准明儿个人家要去傍县太爷了。女人贴紧了他，说我知道你瞧不上龙世雄，可是，他是第一关，没有他的推荐你怕是先败了一仗，哎哟，公牛，你慢一点好不好。

又一次云雨过后，女人光着身子去给他熬人参乌鱼汤，他躺在一万八千元一张的“皇室磁性床”上闭目养神。往日，这时候的他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要多痛快有多痛快。这一回却没有了那种感觉，脑子里充满了一些乱麻。十年前，他龙世雄是大队书记，我丁镇三也是大队书记，后来，他进了乡，我办起了厂。十年里，他对龙门镇有个鸟贡献？副乡长跑跑颠颠，副书记传传达达，书记也不过咋咋呼呼，而我丁镇三那是玩硬的，十年上缴国税五千万，给了龙门镇一个亿，党委、政府两个大院外加学校，谁不是吃我的喝我的？轮到升官了，人家小草鱼跳了龙门而我这大鲤鱼却困守泥潭……

想到这里，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叫：凤，给我拿衣裳。

女人问，你要去哪里？

他说，找黎老一去。

女人放倒他，说那是第二步棋，那步棋好走，喂熟的家雀儿它能不给你好好地飞？你挺听话你也挺会玩，昨天不是已经摆平了曾过江那帮老小子？你别小看那帮老小子，他们成事不足可败事有余。眼下最关键的倒是龙世雄，懂不懂？今天夜里好好在我这里睡过了瘾加足了油，明日个去走出那步好棋。女人会说话的俏眼儿分明是在说，我信得过干爹凭你的本事摆平龙世雄还不是小菜一碟儿？他于是又躺下了。突然一阵心血来潮问，你什么时候去看小芝呀？女人低声说过几天吧，这几天可不能出事。

第二天秋日的阳光很好，金黄色的粉儿洒满一个世界。有一行排成人字的大雁向南方飞行，时而抛下几串鸣叫。

丁镇三召开特别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大约有四五十人。代表着四五百个工人，坐满了小会议室。

过去，大会小会年会月会工会干部会有领导参加的会 and 没有领导参加的会，丁镇三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没有黎书记的直接领导没有我丁镇三绝对不会有红木集团公司。他讲的时候毫不隐晦曲折毫不谦虚谨慎而是从来都赤裸裸地大肆宣扬。

他说这叫做灌输主义。这一招还真灵，天长地久，从领导到群众都认可了他的说法，当然，他的说法也基本属实。

今天，他一反常态，矢口不谈黎书记，更不谈自己，而是从开始便大谈特谈龙世雄书记。说这个厂子是龙世雄一手操办起来的，龙世雄是这个厂子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没有龙世雄就没有红木集团公司。更为可贵的是，龙书记为官清廉，从来没有从工厂拿走一寸木头，连买一套优惠的家具都没有。那次来买一套送人，一分钱没少付，是龙辉借钱给他的，大家可以问会计。老会计也是代表，在下边说有此事，有此事。

丁总说着说着来了感情，人不能让狗吃了良心，是不是，厂子不能忘了有功之臣。今天，龙世雄书记要走了，咱们不能人一走茶就凉。我建议，请职代会批准，特聘龙世雄为我公司名誉董事长，并奖给他红木家具一套，十八件，不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当然没有一个人举手。凡他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他都是这样一种表决法，也从来没有一个人举过一回手。

他很满意自己的表现。他在心里说，凤，怎么样，干爹还行不？

会后，他用插着十八面彩旗的“加长130”拉着家具，还有红木镜框镶着的烫金聘书，和工会主席一起给龙书记送到了家里。

显然，龙书记被这一切感动了，尽管他对事情的进展没有一点点意外。看来，那次吹的风起了作用。刘凤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呀。他说，这是我得到的最高荣誉，最高奖赏。

趁工会主席和押车的工人卸车之际，他把丁镇三拉到一边，耳语道，昨天黎书记正式找我谈话，我已经正式推荐让你来当龙门镇的党委书记接我的班。准备一下吧（他的这段话真实与否，只有他自己知道。实际上，县委通知说黎书记三天以后才找他谈话，不过，这时候他已经打定主意舍弃云志中而推荐丁镇三了）。丁镇三摇摇头，说龙书记，你这不是扶着死狗上墙吗？龙书记说，说到家，这都是为了工作，龙门镇只有你才能顶起来。其实，咱们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完全是公事公办。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同时在心里响，我知道你小子用龙门镇的钱喂好了黎书记。我不推荐又有什么用？与其和黎书记拗着碰个鼻青眼肿，倒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可是，你小子假若真的不拿我龙某人当把牌使，我还真的要给你来一门当头炮……你小子不笨，邪精。刘凤的迷魂汤倒是让你在官场上变能了。

六

仍旧是一种汇报工作的表述方式：龙书记我把此次北京之行的情况向您汇报一下。我是29日早晨8点到北京，下了火车便直接去了方圆大酒店，见到了我姑父。我姑父今年七十岁了，是台北商会的副会长，自己手里有一家固定资产七千万美元

的大公司，在台湾居于中产阶级偏上……龙书记微笑着打断了云镇长的话，说，老云啊，你都汇报习惯了。我看这件事你就全权负责吧。

云镇长执拗地依旧汇报，说谈的过程我就省略了，结果是已经答应投资五百万元人民币，并同意在台湾做咱们红木集团公司的代理商，几天后他就来草签协议。说实话，龙世雄对这件事原来没抱多大希望，再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也没有心思去想这件事。如今听说“桃子要熟了”，马上就来了精神。他习惯性地鼓凸着金鱼眼睛，搓着两只手，说咱们要做好接待，一流的接待，按特等贵宾的礼仪规格。

云镇长说，龙书记，我想您还是先向黎书记汇报一下吧。

是的，应该汇报，马上，不……还是你去一趟县委吧。龙书记说。说完这句话，他却又有点后悔，有点泼水难收的后悔。这种大事应该由我亲自去汇报，不过……也没有什么，反正自己的事情已成定局，谁也抢不了的。

不，还是您去，这是老规矩。云镇长说。

他马上接过话头，说，那也好，我准备一下就去。还有，你辛苦了，今天晚上我在咱们的泉水山庄为你接风洗尘。

黎书记称呼下属从来都是亲热地舍其姓而直呼其名。龙世雄听黎书记叫世雄长世雄短的都习惯了，今天猛不丁听到叫“老龙”以为是叫的别人。怔了之后他才明白，他现在也是县级了，算得上黎书记的一个同事了，黎书记变成这样称呼是为了表示郑重。

他忙不迭地说黎书记，您看您，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永远叫我世雄，心里才舒服哩。

黎书记也觉得那样别扭，于是恢复原样，说世雄呀，听说没有，曾过江一群老家伙都联名举荐丁镇三接你的班了，丁镇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喽。

虽然自己已经在推荐丁镇三的信中把这个人物说成了一朵花，但是为了顺耳，他还是又把信中的文字变成口头语言复述了一遍。

可是，我还是要考虑考虑。黎书记猛不丁这样说，沉吟一回，又说世雄呀，你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他说黎书记，今天我就是来汇报这件事的。一天不离开龙门，我就要好好干它一天。我想给自己的调离画一个惊叹号。我搞来了一千万元的投资，联络上了台湾的一个大老板，我们的红木集团终于可以打出国门了。

黎书记一下子亢奋起来，说世雄，老板什么时候来？我要亲自接待，亲自作陪，你要把这朵大红花给我开好。提拔你还有好多人不服气，说你会跑官，会走上层路线等等。你干出一个绝活让他们心服口服。我要公开地大声疾呼：你有本事给我引来一千万，我就给你一个副县长，给一个乡镇书记。光吹牛不行光跑官不中光拍马屁溜须不好，那是歪门邪道，而这样子干才是硬家伙。黎书记的话让龙世雄的内心深处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对云镇长的惋惜，老兄你也太不懂官场了太麻木了太不会划算了……

泉水山庄在该县十八处乡镇的同类中接待档次仅次于张官庄镇的槐花别墅，还没有开设桑拿浴，可是，它依着著名的鲤鱼泉而建，风光幽秀却独占鳌头。状若鲤鱼的奶子山背阴处有一大泉，一年四季喷吐着清幽幽的地下水，形成了龙门河。龙门河环抱着一幢幢古色古香的小楼，小楼一律木质结构，小楼下泉水汪汪，一尾尾鲤鱼摇曳不定。

今晚上没有更大的官来，龙书记便是皇帝，云镇长便是丞相，于是，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山庄的第一雅间。

席上，龙书记站起来亲自把盏口口声声为云镇长洗尘，云镇长真有点儿受宠若惊。他在记忆里和龙书记共处一席不下近千次，可是这样的礼遇绝对是第一次。他一杯杯地喝着，富态的脸庞上始终挂着谦恭的笑。不知道为什么，云镇长的面相在龙书记看来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刘凤说是福相官相，而龙书记认为纯粹是呆相。他的心里又一次升起一股对云镇长的怜悯。老兄，你是不是有点窝囊呀……

突然，龙书记很关心地问起云镇长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的儿子来，老云，泉子你安排好了没有呀？云镇长富态白生生的脸庞一下子来了个愁云密布，我，哎，我有什么本事安排他？实在不行，叫他到老丁的厂子里去学木匠吧！龙书记缓缓地摇着头，说那不行，孩子才十四五，还得上学。这样吧，泉子就交给我了，到了县里，第一件事我找教委，让孩子到县一中插班去，特事特办嘛，来，老云，不用愁，小事一桩。

云镇长从心里感激龙书记。但是，很快他也明白过来了，龙书记今天的反常表现，肯定说明他没有推荐自己，他这是在寻求一种良心平衡。我太知道这个人了，他可是从来不给没有用处的人办事的，从来没有过。今天的反常，让我看到了他的良心的发现，也让我感受到人家对我的怜悯。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没有人劝没有人敬的酒，人们已经把全部的注意力投放到祝贺龙书记的高升这件事上去了。他真有点后悔不听老同学的劝告，他一斤半的酒量，喝到半斤的份儿上，竟然就支持不住了，一团火辣辣、乱糟糟的东西在胃里搅腾，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也没有一个人理他，好像他根本就不是宴席上的一个人。还是他的司机好，已经在山庄门外等着他了。他推开司机的搀扶，踉踉跄跄冲到泉子边便是一阵喷射性呕吐。吐完了，把脑袋伸到泉子里，秋天夜晚的泉水已经凉人，脑袋很快清醒过来。他说走，陪我进县城。他被司机扶着钻进一辆白色桑塔纳里。往日，他很喜欢自己的专车，今天却觉得别扭。他对司机说，林子，你命苦，这一辈子怕也开不上大奥迪了，怕要“桑塔”一辈子了。林子说，这一次，再不给咱们换换车，天底下就黑了良心了。在乡镇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书记一律奥迪，乡（镇）长一律桑塔纳。听了林子的话他只是叹了一口气没吱声。

进了周副部长的家，来不及和风流的嫂子过把嘴瘾，开门见山就说，走，周晶，领我去见黎书记，我给他拉来了五百万，镇长换成书记总可以了吧？

周晶闻到了冲天的酒气，吩咐夫人赶紧端来一碗常备不懈的醒酒汤逼着老同学